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后的南昌局势^{*1}

刘小花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 江西南昌 330009)

【摘要】: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很快撤离南昌,国民党各军阀对南昌地盘展开新一轮争夺。在重新占领南昌后,国民党反动派大力开展“暴力清共”运动,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陷入极度混乱和白色恐怖当中,江西党组织和群众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和屠杀是导致南昌恐怖和混乱局势的根本原因。但起义军撤离南昌时未能采取更为周密和细致的善后安排,未能选择在江西地区就地开展革命,也是南昌起义可汲取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八一南昌起义;国民党军;南昌局势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7)04-0033-08

1927年7月中旬,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胜利打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南昌也由此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不过,起义部队并没有在南昌过多停留。8月3日至5日,起义军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分批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潮汕地区。起义军撤离后,南昌城一时陷入混乱的局面。本文依据当年的民国报纸资料,结合相关档案文献,对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后的南昌局势作一简要分析。

一、起义:中共对南昌城的占领与撤离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随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会,同意举行南昌起义,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歼灭南昌守敌3000余人,^②占领和控制了南昌城。8月1日上午,前委以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为贯彻共产国际“复兴国民党左派”政策,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南昌起义仍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人为主席团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军事参谋团,宣传、财政、农工、党务委员会,政治保卫

¹ 收稿日期:2017-02-12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项目“南昌起义民国报纸的收集与整理研究”(编号:14DJ05);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项目“南昌起义后各方舆论考察——以《汉口民国日报》《申报》等民国报纸为例”(编号:15DJQ01)

作者简介:刘小花(1982-),女,江西安福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南昌起义。

² ①南昌起义时驻守南昌城的国民党部队主要为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3军23团、24团,第6军57团,第9军79团、80团,总兵力约6千人。南昌起义歼灭守敌约3千人。

处，总政治部等机构。新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政权机构，以“继承国民党正统”为号召，反对背叛革命的宁汉政府，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领导机关。^{[1] (p81)}

但是中共并未打算在南昌久留。根据起义前的计划，特别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③提议：“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获得国际援助。”^{[2] (p199)}前委书记周恩来也力主南下广东。据张国焘回忆：“他(周恩来)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联共(布)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3] (p271)}

为此，起义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原定南下广东的计划，从8月3日起陆续撤离南昌。8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告知“贺龙、叶挺军队已在八月一日早在南昌发动起义，已解决了六军、三军一部械……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培德)军后直奔东江，中央昨日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1] (p39)}8月5日，起义军全部撤离南昌。

起义部队从进驻到全部撤离南昌，前后仅十余天。在此期间，起义军向群众阐明了南昌起义政纲，宣传了起义目的和意义。革命委员会发布告示称：“本会起义南昌，继承革命正统，反对南京武汉，回师平定广东。建设民主政权，领导属诸农工，中小商民阶级，保护亦不放松。凡我各界民众，勿为谣言所蒙，竭诚拥护本会，促进革命成功。所有反动团体，与及地方民蠹，应向本会报告，检举决不宽容，如有暗毁本会，罪与逆党相同。为此明白布告，其各凛凛遵从。”^{[1] (p36)}8月2日，革命委员会免除了原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之职，任命姜济寰为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1] (p26)}在江西《工商报》上发布告示称：“力谋民众利益实行应兴应革贯彻本党主张不与民众相隔。”^{[1] (p28)}同日，江西省党部配合起义宣传，召开各团体联席会议，解释南昌起义军事行动意义及经过，并就救济金融持平物价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以稳定金融、市场秩序。^{[1] (p27)}

起义军还加强了对士兵宣传，要求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树立良好军纪。起义军第二方面代总指挥贺龙要求士兵：“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乃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1] (p34)}起义军采取的这一系列宣传和措施，对稳定南昌城的秩序起到了良好效果，也得到了南昌民众热烈拥护。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 (p7)}群众还纷纷捐款捐物，帮助起义军搬抬担架，照顾伤员，赶制军服，踊跃参军等等，为起义军提供了很多帮助。

二、角力：各方势力对南昌地盘的觊觎

南昌起义爆发前，南昌为朱培德^④所控制的势力范围。朱培德于1927年3月30日被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主席。^{[4] (p128)}朱培德主政江西后，蒋介石很快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实行“清党”反共政策，形成与尚称革命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峙的局面。在宁汉对立的大势中，朱培德在蒋、汪之间摇摆，“态度不明”。^[5]当时报载：“朱培德声明反共后，其将领至今尚分立两派，朱之最近态度，又似倾向于中立。”^[6]朱培德采取模糊态度，目的是希望取掠于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又见容于日益不满共产党的武汉汪精卫集团，从而寻求主动，保障其拥有的地盘、权力等既得利益。^{[4] (p132)}

³ ①1924年8月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因患重病被迫回国，1926年5月重返中国工作，一直到1927年8月。

⁴ ②第五方面军总指挥。

随后，武汉方面打起“东征讨蒋”的旗帜。因江西地处宁汉对立前线，汪精卫对朱培德积极拉拢。7月底，汪精卫邀朱培德参加庐山会议。《天津益世报》分析道：“此次汪兆铭（精卫）、张发奎等在庐山会议，明曰讨论对蒋，其实为解决江西地盘问题。盖武汉派不能得江西，即进不能打广东，退不能守长（沙）武（汉），（宁军由萍乡攻长沙，为武汉所大忌。）故无论如何，必须令南昌之朱培德，吉安之金鼎勋，^⑤一致加入武汉派，方可不劳而获，无须消耗兵力。”^{〔7〕}报道指出，因江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关系到武汉方面日后的军事行动。汪精卫必须要争取朱培德等力量的支持。《晨报》也报道：“汪精卫二十八夜赴浔，传系因朱培德态度不明，特赴赣说朱。”^{〔8〕}

正当朱培德参加庐山会议期间，中共审时度势，于8月1日凌晨发动南昌起义。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为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和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这两支部队起义前均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因此，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以“追剿”起义军旗号最先进入南昌。8月7日，张发奎占领了南昌城。此时起义部队已沿抚州、宜黄南下广东了。当时报载：“浔电，张发奎占领南昌。贺（龙）叶（挺）向赣南溃退。”^{〔9〕}

张发奎进入南昌，是否会与朱培德争夺地盘，将南昌据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报纸对此纷纷猜测。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叶挺之独立，局面又为之一变。张发奎频欲设法与南昌通信。要之张发奎似亟欲获得确实之地盘。一时未能如愿，异常焦灼也。”^{〔10〕}《黄报》也称：“张发奎近与南昌函电往还，闻张意在得一确定地盘云。”^{〔11〕}《天津益世报》载：“张现与南昌方面函电往来颇频繁，张于获得确实地盘，似颇苦心。”^{〔12〕}上述报纸都指出了张发奎想要获取南昌作为自己地盘的意图。

作为北伐时期的铁军军长，张发奎战功赫赫，1927年5月又荣升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但张发奎始终未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其所属部队士兵都抱怨“一直在打仗又打仗，但至今未给他们一个省”。^{〔13〕}^{〔p107〕}因此，张发奎进军南昌的军事行动被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是要争夺南昌地盘。《天津益世报》报道：“北京特讯，张发奎所部，现已开入南昌。江西地盘，张至少可得一半。其以后行动如何，及其实力如何，自为吾人所可注意者矣。据在北京某方面调查之结果，张在武汉第一所感痛者，即为缺乏地盘。现既得有江西，料张必于此布置一番，以植基础。”^{〔14〕}

如果张发奎要把南昌纳入自己的地盘，势必与朱培德发生激烈的冲突，进而造成武汉方面军事集团的内部分裂。《晨报》就以“江西地盘争夺——三角竞争”为主标题，对江西地盘进行了分析：“（九江十一日电通社电）贺、叶败走，张发奎部黄琪翔第四军首入南昌。唐生智^⑥原拟以张为江西警备总司令，但朱培德部各将领不肯放弃地盘。又程潜部第六军亦分据德安、樟树镇各要隘，对张部有竞争形势。武汉政府均认为朱系为要事，但唐生智意恐发生赣省内讧，特先令第四军、十一军追击贺、叶，朱部驻防赣南阻击粤军。地盘问题，拟召集江西会议解决。”^{〔15〕}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张发奎要争夺江西地盘并非易事。毕竟，南昌仍属朱培德的势力范围。朱培德所属各部分别部署在赣南、抚州、吉安一带，距离南昌不远，可随时增援。如果张发奎欲夺南昌，将立即引发武汉派内部军事冲突。为此，唐生智也对江西地盘的划分顾虑重重。不过，作为武汉方面军事集团的首脑，唐生智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对于张发奎与叶、贺部队的冲突，他并未执行武汉政府“合剿”起义军的命令，而是令部下各军“持旁观态度”。^{〔16〕}为此，《天津益世报》推测“盖张军一离南昌，唐生智必以接防后方为名，将江西垂手取去也”。^{〔14〕}

由于张发奎已先期赶往南昌“追剿”起义军并占领南昌，朱培德于是以“督师”为借口，跟随汪精卫前往汉口，转赴吉安督师。^{〔1〕}^{〔p471〕}朱培德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与张发奎相比，朱培德军事实力较弱，其驻守南昌部队在此次南昌起义事件中又损失不少。《申报》曾分析：“（朱培德）之军队少实力。今后彼在政治上军事上之地位如何，殊属疑问也。”^{〔17〕}朱培德不急于返回南昌，既可避免与张发奎直接发生冲突，也可静观其变，寻求主动。

张发奎本人是否属意南昌作为其地盘呢？毫无疑问，张发奎是有所图的，否则他不会派军抢先进入并占领南昌。但南昌局面错综复杂，此时争夺南昌显然不是明智之举。首先，南昌附近驻扎有朱培德、程潜等部，且兵力不少。相比之下，南昌起义后

⁵ ①指第9军军长金鼎勋。

⁶ ②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

张发奎军事实力损失近半。“张原来军队，约有四万人，贺龙之变，耗去实力三分之一，是张军队至多不过三万人，若无武汉军协助以言独树一帜，内除共党，外御粤闽浙皖三面包围之敌，不亦戛戛难哉。”^[14]据张发奎后来回忆，其兵力在南昌起义后剩约2.2万，其中包括运输兵。^{[18] (p101)}兵力不足，张发奎要争夺南昌并无绝对把握。其次，作为粤系军官，张发奎及其部属也大多是粤籍人士，他们在江西没有根基。这都促使张发奎决定弃昌回粤。

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恰好也给张发奎回粤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使其回粤师出有名。因为参加南昌起义叶挺、贺龙原部队隶属于他管辖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可打着“追剿叛军”的旗号进入南昌，同样也可“名正言顺”的进兵广东继续“追剿”起义部队。报载：“(汉口十四日电通社电)张发奎向武汉政府建议，请率所部各军，协同侯连瀛、^⑦陈嘉佑^⑧各师，进攻粤省。汪精卫主张暂缓发表。惟张意坚决，已令黄琪翔、^⑨王桂荣等军，一面肃清叶贺残部，一面进兵粤境。(北京)”^[19]

另外，起义军南下直指广东，盘踞广东的粤系军阀李济深担心威胁到自身的统治，此时也派人前来游说张发奎回粤“剿共”。《大公报》分析称：“张部因系旧粤军，故饷糈仍由广东协济。张既郁郁不得志于鄂赣，李济深知其心不忘粤，亦竭力怀柔，前派陈可钰代表赴宁，参列军事委员会，暗中实负有收致张部第四军之责任。”^[20]张发奎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作为粤人，我当然很乐意遵命南归，我们也愿意协助李济深‘剿共’。甚至他若不请我南归，我也会继续‘追剿叛军’，南昌暴动是我的直属部下闯下的大祸，为此我深感不安……总之，南昌暴动使得我们回粤，否则我们回不了。”^{[18] (p100)}

虽然张发奎打着“援师讨逆”的旗号，大张旗鼓南下“进剿”起义军。但为保存实力，他并未尾追起义部队，而是采纳了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的建议，另辟路线，从吉安、万安、南雄，返回广东。这也可说明张发奎“追剿”起义部队是假，保存实力回粤谋一地盘为真。朱培德得知张回粤消息后，于8月11号自九江重新返回南昌。《大公报》报道：“张发奎因部下之希望行将归粤，则朱将代张据赣乎。”^[21]就这样，关于南昌的地盘之争以张发奎回粤而暂告一段落。

从上述分析来看，各方军阀在南昌的角力并没有引发激烈的军事冲突。这主要是各方以保存自身实力和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权衡各方面因素取舍的结果。

三、恐怖：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昌开展“暴力清共”运动

南昌起义后，武汉政府彻底撕下了“和平分共”的面具，下令讨伐起义部队，并开始“暴力清共”。8月2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凡共产党徒之蜚处国民政府领域之内者，务须洗心革面，勉为良善。倘敢阴怀不轨，仍秘密进行其祸国殃民之伎俩，则国法具在，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22]8月8日，汪精卫亲自向政治委员会提议“清党”，会议决议：“(一)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著名之CP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四)如有CP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23] (p748-749)}汉方由此走上了与宁方同样的“暴力清共”道路，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首当其冲，武汉国民党中央在九江、南昌地区开始大肆的“清党”、“清共”运动。在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后，张发奎当即宣布九江戒严，并电令“戒严司令金铸九(金汉鼎)同志，将九江市党部、县党部、总工会等机关，一律封闭，捕拿逆夥，以清乱源”。^[24]《晨报》载：“(九江七路路透社电)五日(星期五晚间)，有共产党人三名，奉张发奎令，执行枪决。”^[25]此后，九江书店、《国民新闻》报社等因宣传共产主义也相继被冲击。8月9日，戴振球、张如龙等26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26] (p173)}

⁷ ①1927年5月担任中央独立第1师师长(本师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改编)，7月15日后调任张发奎总部参议。

⁸ ②第13军军长。

⁹ ③第4军军长。

张发奎在南昌也“表示反共态度”。^[9]8月11日,《顺天时报》登载题为“张(发奎)、黄(琪翔)入南昌捕杀共党”的报道,文中称张发奎“发表宣言谓共产分子为三民主义蹂躏者,须彻底讨伐。同时下令警备,搜捕共党。南昌工会副会长在洗马池大街斩决。计是日共党之被捕者达二百余名之多,均监禁于警备司令部云”。^[27]

朱培德接管南昌后,也在全省开始实行大“清党”,并声称“谨遵中央训令,严密清查叛党,俾绝根株”。^[28]8月17日,朱培德在《汉口民国日报》发布电文,指责“共产党徒自知不容于本党,不容于中国,更不容于民众,铤而走险,窜入南昌,乘三、九两军分防在外,守兵单弱,遂与该党之徒叶挺、贺龙诸逆等,互相勾结,致演七月卅一日之变。强劫府库,掳掠闾阎,妄设共产伪政府,直受第三国际指挥,叛逆昭著。以大军围剿,该逆等纷向闽粤边境窜去,刻正与张总指挥分兵追击,不久即可荡平。惟念培德治军赣疆,兼权省政。前此少数共产分子,行动越轨,当经制裁遣送,销患无形。此次变起之际,适在浔阳,不能先事预防,遂使祸生肘腋。清夜自责,内疚实深。所有经此事变之后,彼共产党徒虚伪之面具已除,狰狞之状尽露。一年以来,欺骗民众,篡窃本党之行为,不仅为本国民众所认识,且得暴白于天下。所谓事速发而祸小,此又党国之大幸也。所愿吾党党员,全国民众,同心协力,铲其芟蔓。务令共产党徒,不能立足于国内,苏俄惨祸,不至再见于中华”。^[29]

8月18日,江西省执行委员程天放等致电朱培德等称:“郭沫若、朱德、朱克靖、刘一峰、李松风、刘九峰、方志敏、王枕心、萧炳章、姜济寰等,皆为祸贛罪魁,应即严行缉捕,处以极刑。”^[30]

由此,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被白色恐怖严重笼罩。当时报载:“贛省近拿办共产党极严,十六、十七两日,拿获共党四十余人,剪发女共党二十余人,皆拘禁于卫戍司令部。闻城内共产党,共有四、五百人,刻当密缉之中。日前九江获共党八十余人。已将罪恶重大者,二次共枪决四十余人。”^[31]“各机关人员,早已停职,其政局之纷乱,已达极点。今午街上有头戴俄式便帽,足穿白鞋,兵士见之即拿,指为共产党。”^[32]

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肆“清党”活动,也使中共江西省党组织受到严重损伤,大量党员及革命群众被捕被杀,全省党员数量减至一千余人。^[33]据江西省团委书记吴振鹏向长江局汇报南昌起义事变后的情形:“叶贺去后即成一反动局面,因党得事变消息太迟,来不及通知各地,所以各地均遭到了压迫……南昌抓去了几十人,民众有几人反被杀。(汪)泽楷很危险。南昌党部原有五百多人,现仅有五十多人(连CP、CY委员在内),CY亦仅有些数……南昌公安局最近公布一条例,每家住户须九家店保,搜查非常严;金汉鼎捉去严办,有嫌疑的即杀,有部分人反对,因恐更引起市民的恐慌。”^{[26] (p40)}至10月15日,《长江局关于江西省委今后工作计划决议案》中还讲道:“七·三一事变之后,各团体统统倒台,并未改组,王均等对一般较左之分子,悉加逮捕,南昌被捕左派同志及我们之同志甚多,九江杀了廿至卅人,派兵逮捕过去工农负责人之事,至今尚未停止。”^{[26] (p45)}江西党组织破坏之严重,使之在长时间难以恢复。1928年2月,江西省委在制定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后还担心江西党自身的组织力量能否完成目前最大的政治任务,是一个极大的疑问。^{[26] (p85)}

四、混乱:南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陷入无政府状态

南昌起义后,南昌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34]《汉口民国日报》报道:“至南昌最近情形,因朱主席既赴九江,司法厅长胡曜早以请假到汉,建设兼民政厅长姜济寰及教育厅长萧炳章均随共军去职,财政厅长黄实并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常赴九江,省政府无形停顿。”^[35]朱培德抵达南昌后,向武汉中央党部报告称:“惟查政府委员,多数离开,省务会议,近已停滞。暂时拟以由中央江西特别委员会名义,处理一切党务政务。”^[28]《庸报》对南昌起义后的南昌政局也有报道:“贛省自贺龙、叶挺叛变后,地方各政,混乱不堪,似已陷于无政府地位。幸朱培德转省尚早,军事政治,负责有人,人心亦遂为之稍定。朱氏莅省后,以贛省之各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前此均为共产党所把持,现在必须改组。朱氏乃以省政府主席名义,颁发布告,所有各党部及民众团体,着暂行停止工作,静候中央派员指导改组。故各团体门首,均皆冷落异常,大有今昔之别。”^[36]《庸报》创刊于1926年,仅次于《大公报》、《益世报》,是天津的第三大报纸。该报报道具有一定的反共倾向,称贺龙、叶挺南昌起义为“叛变”。不过,从该篇报道可了解朱培德回贛省后,以改组为名,乘机“清除”共产党员,并暂停了各党部及各民众团体的工作。

不仅政局如此，南昌的经济秩序也十分混乱。主要表现为市面萧条，金融无序，物价飞涨。《汉口民国日报》8月16日报道：“街上铺面，十九关闭，人心异常惶恐，票价陡跌，百物益贵，米每元八升，他物称是。”^[37]8月21日，《汉口民国日报》再次报道：“惟市面自政变以后，各大商店即行闭市，迄今尚有未恢复营业者，以故物价飞涨，较之‘七卅一’以前已增加十分之八。”^[34]南昌城纸币也极为混乱。《汉口民国日报》登载：南昌城“纸币复杂，价格日低，商民不敢冒险收用。现时南昌行使纸币，有中央、中交，新江西钞票及平市钱局所发行铜元票数种”。^[31]纸币价格贬值，这使得商家不愿开店营业。

反动军阀的大肆搜刮和残酷剥削是南昌经济日益残破的根源。因连年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政府滥发纸币，南昌城的经济已十分脆弱。如1926年江西银行滥发“复、兴、隆”钞票（简称“江钞”）达480万元之多。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城，“江钞”猛跌（后作废），^[38]^(p372)引发严重金融恐慌，民众生活困难。正如朱培德所说：“属省地本瘠贫，时遭祸乱，金融枯竭，百业萧条。”^[39]但是朱培德主政南昌期间却并未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整顿江西经济秩序，反而中饱私囊，趁机捞取。为了筹措军饷，他通令：“除田赋仍收省钞外，厘金一律征收现洋，以便发给军饷。”^[35]

南昌起义时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报告称：“经济方面，朱（培德）王（均）搜刮现金，无所不用其极。江西省银行钞票低至一角多，市面都不愿用，最近决定扣为四角，将所有钞票收回，酌换米捐，但是尚无着落。十月一日实行抽收铺户捐，不久又要抽收房捐。捐税剥削，日甚一日，人民生计，已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了。”^[26]^(p40)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也指出：“他（朱培德）把江西银行现金二百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民间至拒绝使用。”^[1]^(p33-34)但朱培德将南昌经济困难归罪于起义军在南昌时将“南昌本省库藏劫掠罄尽”。^[39]起义当晚，李立三、陈赓确实接管了江西省银行，“得到七十万纸票，十万现洋”。^[1]^(p153)当时起义军所获纸票已没什么价值，“不好用，食物与饮料买不到”。^[40]^(p5143)十万现洋对整个南昌经济影响也有限。国民党方面报刊舆论却将此举肆意夸大，混淆是非。《新闻报》称：起义军“将南昌中央银行及财政厅、官钱局等，所有之现银钞票、劫抄一空”。^[41]《汉口民国日报》报道起义军“搜括江西银行现款二十余万”^[42]等等。

南昌经济日益陷入绝境。对此，朱培德本人在电请武汉国民政府救济赣省金融电文中也称：“驻军愈肆，纸币充斥，以致社会经济，益见恐慌，民间生计已濒绝境。当此残破之余，军政均属要需，刻不容缓，若不立蒙接济，实觉无法支持。”^[39]

南昌城社会治安也崩坏，兵匪流氓趁乱抢劫。《新闻报》报道：“惟街市各商店，皆未开市营业。一因纸币之价，跌落太甚，铜元票每千不值元钱二十枚，藉此可免蚀本。一因日前大军未来时，地方流氓勾同伤兵，时有劫掠行为，皆力主慎重也。”^[43]《汉口民国日报》也有类似报道：“政府无人负责，人心惶惶，下午被抢者尤多。六日，闻昨晚被抢者甚多，入门藉口为搜枪械，及各军军官、兵士入门之后，乃专搜抢东西……省党部则大门紧闭，无人敢倡言恢复。下午公安局派警梭巡，但兵士仍有非法行为。”^[44]

当时在南昌城乘乱抢劫的多为地痞流氓和被起义军打散的原南昌城驻军。“三、六、九军的溃兵，大肆抢劫与人民感情不好。”^[26]^(p40)为了制止抢劫这一现象，朱培德也认为要采取一定措施：“非按户清查枪支子弹，不足以禁奸止乱，乃组织检查队六十组，每组二十人，警察四名，兵士六名，卫戍司令与商民协会各派一人，商民限一日查毕，已于十六日实行。”^[45]但是，抢劫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难以杜绝。

五、结语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苏俄革命经验借鉴，当时中共设想借助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从东江海陆丰直接打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实行北伐夺取全国革命胜利。^[1]^(p59-60)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南昌只是作为起义爆发地，而非预定目的地。随着起义军撤离，反革命势力迅速进入南昌，并进行了疯狂反扑和大肆屠杀，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陷入极度混乱和白色恐怖当中，江西党组织和群众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全面考察南昌起义后的南昌局势，有利于还原南昌起义前后的历史原貌，也有助于进一步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

一方面，起义军撤离南昌未能采取更为周密和细致的善后安排，致使江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由于当时起义军撤离南昌太过仓促、经验欠缺，江西省党组织及革命群众的隐蔽和善后工作安排还不够细致。比如当时中共江西省委7月31日知道南昌起义消息，^{[26] (p39)}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前一天，江西省委才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叶、贺部队即将南下，开始布置各机关人员安排、各机关文件及财物的处理等。^{[1] (p373-374)}时间如此紧张和仓促，使得起义部队撤离后，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来不及疏散而惨遭逮捕和杀害，江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另一方面，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没有在江西就地开展革命，也是造成自身军事实力受损的重要原因。当时起义军仓促南下，劳师远征，很快在潮汕地区遭到粤系军阀联合“围剿”。起义军几乎全部被打散，整个南昌起义部队2万多人最后只剩3千多人。^⑩与广东地区相比，江西军阀兵力要薄弱很多，当时南昌的守敌已被起义军全部消灭。南昌周边兵力主要有朱培德部金汉鼎、杨如轩^⑪约三千人驻南昌临川一带，王均^⑫等约一万四千人驻江西吉安、万安一带。^{[1] (p146)}从敌我兵力上来看，起义军仍占优势。起义军完全有可能在江西境内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样一来，江西的革命形势将逐步发展起来，南昌局势也将有所不同。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所指出的：“（南昌起义）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的发展自己的力量……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1] (p167)}

总之，因没有考虑到大革命失败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机械地套用了大革命（北伐战争）的经验，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后南昌的局势陷入混乱之中。尽管如此，中共敢于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后来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红军，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 [1]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年6月版, 2009年6月修订版.
- [2] 姚金果, 苏杭. 张国焘传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3] 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二册)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 [4] 何友良. 江西通史·民国卷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5] 张发奎集中南浔路 [N]. 晨报, 1927-07-29(2).
- [6] 江西将化为战场宁汉两派大战 [N]. 黄报, 1927-07-10(2).
- [7] 张发奎逼朱培德离南昌 [N]. 天津益世报, 1927-08-04(3).
- [8] 武汉派领袖在庐山举行会议 [N]. 晨报, 1927-08-02(2).

¹⁰ ①南昌起义保留下来两支队伍，一是由董朗、颜昌颐率领的突围出来的起义军1千余人，随后转入海陆丰地区继续斗争；一是由朱德、陈毅等率领的从三河坝撤离的起义军约2千人，最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¹¹ ②第9军第27师师长。

¹² ③第3军军长。

-
- [9] 张发奎占领南昌 [N]. (上海)民国日报, 1927-08-10(1).
- [10] 共产军起内讧 [N]. (上海)民国日报, 1927-08-04(4).
- [11] 赣省局面忽起变化 [N]. 黄报, 1927-08-05(2).
- [12] 南浔形势陡变 [N]. 天津益世报, 1927-08-05(3).
-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14] 张发奎之兵力所部不足三万人 [N]. 天津益世报, 1927-08-12(4).
- [15] 江西地盘争夺——三角竞争 [N]. 晨报, 1927-08-13(2).
- [16] 南浔战事甚剧烈 [N]. 庸报, 1927-08-10(1).
- [17] 迷离惆怅之赣局 [N]. 申报, 1927-08-07(4).
- [18] 张发奎口述, 夏莲英访谈及记录, 胡志伟翻译及校注. 张发奎口述自传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 [19] 张发奎决定回粤 [N]. 晨报, 1927-08-16(2).
- [20] 张发奎反共经过 [N]. 大公报, 1927-08-27(3).
- [21] 败后之贺叶军 [N]. 大公报, 1927-08-16(3).
- [22] 国民政府令 [N].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8-03(1).
- [23] 李云汉. 从容共到清党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年初版, 1973年影印.
- [24] 叶贺两逆向抚州逃窜 [N].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8-07(1).
- [25] 唐张军队将会师进攻南昌 [N]. 晨报, 1927-08-08(2).
- [26] 陈立明. 中共江西省委(1927-1930) [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 [27] 张黄入南昌捕杀共党 [N]. 顺天时报, 1927-08-11(2).
- [28] 朱培德报告抵昌后情况 [N]. 新闻报, 1927-08-20(1).
- [29] 朱总指挥宣布共产党罪恶 [N].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8-17(1).

-
- [30] 赣省执委致朱培德等电 [N] . (上海)民国日报, 1927-08-18(2).
- [31] 赣垣铲除共党之要闻 [N] . 新闻报, 1927-08-23(1).
- [32] 赣变前因后果 [N] . 庸报, 1927-08-20(6).
- [33] 何友良, 张英南. 大革命失败后江西时局的几个特征 [J]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 (4).
- [34] 共党蹂躏后之南昌 [N] .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8-21(2).
- [35] 贺龙逆军沿途溃散 [N] .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8-20(1).
- [36] 朱培德返省后赣东军运与赣南防务 [N] . 庸报, 1927-08-30(6).
- [37] 目击心伤之变乱经过谈 [N] .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8-16(2).
- [38] 李辉. 南昌市金融志 [M]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39] 朱总指挥电请救济赣省全融 [N] .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8-20(1).
- [40] 中共南昌暴动纪要 [A] . 罗家伦. 革命文献(第25辑) [Z] .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 1984.
- [41] 南昌共产军向粤闽溃退 [N] . 新闻报, 1927-08-16(3).
- [42] 南昌变乱之前后 [N] .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8-12(1).
- [43] 叶贺去赣后之要闻 [N] . 新闻报, 1927-08-14(3).
- [44] 目击心伤之变乱经过谈(续昨) [N] .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8-17(2).
- [45] 朱培德返省后之赣垣 [N] . 新闻报, 1927-08-21(1).

